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
第七十二回 駱駝嶺巧得赤金牌 碧霞僧行道黃土坡

上回書說到駱駝嶺孔秀智誑趙小喬，他說自己來找趙小喬要豆腐帳，兵丁聽了心裡納悶：我們少掌櫃的怎麼這麼能吃豆腐啊？一短一千兩。說：「你候著啊！」說完，兵丁順著山道「噠噠噠」往上跑，一直趕奔駱駝嶺大寨。

趙遠峰跟趙小喬帶領一部分小頭目，都在北大廳等著呢。趙遠峰責備趙小喬。

原來他自從來到七星山之後，人家段氏弟兄按月發餉，總要多給些銀子，這筆銀子由趙小喬來領。趙小喬這個人有點財黑，銀子領下來之後，他不給所有的兵丁發錢。所有找老寨主反映情況的刺頭，他全給發了錢，老實巴交的不給。他在這裡時間一長，認識了七星山的一些人，便往外放閻王帳。你借我銀子，什麼時候歸還，多大利錢。趕到了時候老壓著走，這撥餉銀下來，我放出去，那撥收回來。時間一長，人家兵丁都有怨言。這一有怨言，慢慢地就吹到老寨主多頭太歲趙遠峰的耳朵裡。趙遠峰老頭還挺細心，暗含著一調查，除了刺頭說趙小喬好，老實的兵丁都有意見。趙遠峰把一部分頭目找到大廳裡，把趙小喬找來訓斥：「你這孩子怎麼辦這個！眼前這四百名兵丁都是咱們的鄉親，每個人都撇家舍業，離鄉背井，跟隨你我父子來到山西。

他們不為多掙幾個錢，他為什麼來？你總剋扣餉銀，萬一人心離散，他們一開小差，把咱們爺兒倆就擱在這啦！」趙小喬一聽，心說壞了，這誰給我捅了：「爹，哪有這事！咱們總是一手來一手去，公平合理，一手托兩家。我在前山領了銀子來，回到後寨馬上就發餉，從來沒扣過。」「你呀，嘴強牙硬！不是一個人跟我提到。我也調查過，我也到前山查了，明明有這個事。

你還不承認！你還氣我！」「爹呀，這又算什麼！」「不能這麼說！你怎麼能這麼說呢？因為咱們帶著人都是自己的鄉親，遠親近鄰全有，你不發人家錢，你還說這個。你不在乎，難道說我也不在乎嗎？」

這個時候，兵丁跑進來了，單腿打扞：「報告！啟稟老寨主，山下人來找少寨主。」「你看，山下人來，咱們在這住的時間並不長，沒有什麼朋友。誰找你？」「我不知道呀！」「他說從澗庭湖來，是賣豆腐的，跟您要豆腐錢來了。」趙遠峰聽了大怒：

「小喬啊小喬，你真把為父氣死！你吃人家豆腐，當時就應當給人錢！人家小本經營，你不給人家錢，這叫什麼事呀！」

趙小喬一聽，哪有這事？剋扣軍餉是有的，可我短過誰的豆腐錢？簡直胡說！我短誰豆腐錢！」「孔掌櫃的豆腐錢。」「孔掌櫃的、孟掌櫃的，我不認得他！」「你看，你吃人豆腐不給錢，叫人家記帳。到現在人家老還要來了，你還說你不短。你這就不對！」「唉，爹，我真不短呀！再說我短的豆腐錢我能短幾個錢！」趙遠峰一想：對呀！難道人家大老遠的就為要這三吊兩吊錢嗎？」到底短多少錢呢？」「啟稟老寨主，我也問了，他說短一千兩銀子。」「啊？冤家，你真不學好！背著為父，你胡作非為，豆腐錢還能短這麼多？你一定在外頭吃喝嫖賭，你把錢都花虧了。」「爹！我哪有這事啊！」

氣得他怪叫如雷。伸手就把三節棍抄起來，順著駱駝嶺跑下去了。

轉眼之間來到山口。「小子，你是賣豆腐掌櫃的？」孔秀一瞧：「趙小喬啊趙小喬，我就曉得你是賴帳的！你還拉著三節棍，我這忒裡也有軍刀的。」

孔秀也把搖山動的小刀抽出來，「好小子，你賴帳，老子要你人命！」趙小喬「嘩楞楞」一抖三節棍就過來了。孔秀撒腿就跑！「我是豆腐坊的伙計，我們老掌櫃的在那忒裡呢！你短與不短，欠於不欠，你跟我們老掌櫃的去說！」

又向不遠處的司徒朗喊道，「我說掌櫃的，你快過來吧！我把短咱豆腐錢的人喊來了。」司徒朗一見把趙小喬誑出來了，忙把包袱打開，「嘩楞楞」一分五行輪，飛身形過來：「小子！豆腐錢不給，你還要賴帳，亮傢伙打人，天底下還有好人走的道嗎？老太爺我要你的狗命！」「啊，你是哪裡開豆腐坊的？我怎麼不認識你呀？你這麼大的年紀還開豆腐坊，有這事嗎？」司徒朗一瞪眼：「短錢不還你還要盤問我？我宰你！」趙小喬大怒，「嘩楞楞」

一抖三節棍，「插花蓋頂」，對準司徒朗頂梁就打。司徒朗上左一滑步，跟右步，立輪一點他的腕子，左手輪奔他的腳面。趙小喬腳尖一點地，長腰起來。司徒朗左腳紮根，抬右腳往裡一腿，「啪」，一腳就把趙小喬踹出一溜滾去：「捆！」張方、孔秀倆過來，掐了絨繩，抹肩攬二臂，四馬倒攢蹄把趙小喬就給捆了，問：「你知道我是誰嗎？」「不知道您哪！」「九尾宗彝世界妙手老大爺我叫司徒朗。把你拿住，破七星八寶轉心亭得取金牌。我們是得金牌來的！」

剛說到這裡，就瞧北面樹林裡出來一個人：「彌陀佛！老人家，你要得金牌嗎，金牌在此！」順著樹林裡頭出來個大和尚。左手托著黃澄澄的金牌，星斗之光一照，「喇喇」地冒亮。爺兒仨一瞧這和尚有點意思：大高的個，寬肩膀，肚大腰圓，短脖挺，太陽穴有點癩，但是大腮幫大嘴叉，真跟蛤蟆一樣。身上穿灰僧袍，圓領擴袖，煞絨繩配戒刀。往臉上觀瞧：臉色發綠，兩道花角的眉毛，一雙怪目圓翻，那真是綠眼珠！大秤砣的鼻子，火盆嘴，一嘴七顛八倒的大板牙，明顯顯露著三塊授戒的香疤。左手托金牌，道：「彌陀佛！老人家，你要問貧僧，家住在井陘大道，娘子關核桃園關帝廟的廟中，貧僧叫水底金蟾碧霞僧。」這個和尚看歲數，也得有六十掛點零。其實，水底金蟾碧霞僧跟司徒朗他們是師兄弟。當初核桃園關帝廟的方丈，就是前回書上北京城亮鏢會，咱們提到的生鐵牛橫鹿的老師，大戰燕普的寶鏡禪師青雲長老。就因為青雲長老收了這個徒弟，把核桃園的關帝廟給了他，老和尚才回到長安，到長安關帝廟去當主持。碧霞和尚跟師父學了十幾年，他這個人的功夫也挺硬棒的，但是有一樣，都學的是硬功。有一次水底金蟾碧霞僧跟人打聽，他要練鷹爪力，但沒有找到老師。有人告訴他，就跟他開玩笑：你練抓大肚禪子，一邊一個，每天沒事，這兩隻手摳住禪子口，從這頭走到那頭，從那頭走到這頭。空禪子抓熟了，覺得手指頭上用點力就掉不下來，拿這空禪子不算什麼了，就抓把鐵沙子放在禪子裡，提著到那頭，到那頭之後，再抓上兩把。你走他三月，老這樣繼續，日久天長，你這鷹爪力的功夫就有了。把這禪子裡頭的沙子你裝滿了，你還隨便提著走，運用自如，你手的鷹爪力的功夫就練出來。水底金蟾碧霞僧還真這麼辦！真是的，鐵梁磨成針，功到自然成。五年的光景，吃飽了沒事，就抓禪子，他這手的勁頭可就太大了。夏天，自己在這裡依然抓禪子，快到半夜，好像葡萄架上有人說話。

「碧霞！」水底金蟾碧霞一反頭，「叭嘍」，嚇得把兩個禪子扔在地下，全碎了，裡面的沙子都流出來。「我說，你這是哪位啊？」葡萄架上人說：「站住，聽我說，你練鷹爪力呢？」「對，我練鷹爪力呢！」「哈哈，你這麼練，練不出來。」「那麼要怎麼練呀？」「我告訴你，你呀，買一張全牛皮，你拿著這張牛皮到皮作坊裡頭，讓他給拉整條三分寬的皮條來。然後把他截成十段，每一段你沒事就係死扣，係一個係兩個都係成大圓疙瘩。係好了之後，你買他十斤魚鱈。」「買那玩藝幹什麼？」「把它熬開了之後，把這十根皮條疙瘩放到魚鱈鍋裡，讓魚鱈給它黏了。然後把它陰幹起來，等這魚鱈把這牛皮疙瘩都晾乾了，就用十個手指頭，耐下心來把疙瘩解開。連續把這十個疙瘩全解開，你的鷹爪力功夫自然就成了。」「噯，我聽您的！您是哪位呀？」

他往葡萄架外頭走。突然間，就看葡萄架上，騰一下掉來一個圓球，甩出去幾丈遠，落在花叢之中，蹤影不見。跟著，就買了一張全牛皮，買了好幾斤魚鱈。然後就把它熬上，把十個牛皮疙瘩都擱在鍋裡頭，拿鐵筷子扒拉著，讓這魚鱈都鑽到牛皮疙瘩裡面去。然後一個一個撈出來，找個不見太陽的地方就陰乾上了。將近四個月，魚鱈就乾了。拿起來一瞧，跟鐵的一樣，沒法摳哇！他可耐心啦，就這樣地解開就費了十年光景。全解完了，他也覺出手指頭有勁了，可惜也作廢了。十個手指頭都跟大胡蘿蔔一樣，掰不開縫了。

這怎麼辦呢？我找師父打聽打聽有治沒治！於是就奔昌黎縣青雲山青雲寺。

饑餐渴飲，曉行夜宿。走到直隸山西兩交界地方，天到已四分時，和尚有點餓，只有個大鎮甸，村口上有個飯攤。嚶！人還真不少，好幾個長條桌，基本上都滿著呢，單有一個桌好像好一點。和尚就找個地方坐下來，要餅要面要菜。吃完了準備出發了，就在這麼個工夫，在和尚旁邊有人說話。

一聽聲兒挺細，挺婉轉，好像是姑娘說話：「掌櫃的給我們算算帳！」碧霞這麼一瞧。看這意思是主僕二人，裡手一個外手一個坐對臉，說話的小男孩解開包袱放在桌上。碧霞僧一瞧：包袱皮裡頭全是錢，大部分都是金子，銀子很少。唉呀！這兩個小男孩沒出過門，這叫露白呀！青酒紅人面，財帛動人心。大庭廣眾之下一露白，你有錢就能招來圖財害命，給你自己招來殺身之禍！碧霞和尚這里正瞧呢，就聽旁邊好像有點響動聲。在這主僕二人旁邊不遠的地方，也坐著一個男孩，在那裡吃飯。長得很俊，戴著馬連坡大草帽，一身藍，煞著絨繩，薄底靴子，肋下配著刀，兩隻賊眼直勾勾地盯上這兩個男孩子。嗨！這還有錯嗎！這主僕招來橫禍飛災，我和尚焉能不管？果然，旁邊這小孩也趕緊算帳，給了錢，在後頭跟著主僕二人出來，一直往前。走出十幾里路，天也就黑下來。前頭有個村叫德福鎮，一進德福鎮的村口，路南有座店，這店叫雙和老店，前頭主僕進了店。後頭的這個年輕人也進店。碧霞僧挑著擔也進店了。一看這主僕就住在正院的北房，那個年輕的就住在跨院，他告訴伙計要住在南房。來到屋裡頭，把兩個筐擱在一塊。嗨！碧霞僧為什麼單單要住在南房？因為主僕住在北房，晚上休息吹了燈，在北面的窗戶眼往北房看，不是看得真切嗎。

老和尚果然把戒刀佩好，就在北窗戶前頭一坐，嚙，就捅了一個窟窿。

和尚一瞧：啊，滿天的星斗，微風陣陣，夜靜更深，凡是店客全都睡了。正瞧呢，嗯，就瞧見從東院「唰」地一下，過來一條黑影，和尚納悶，這是誰呀？說像白天那個年輕的，可有一樣，怎麼是個女子呀？一張瓜籽臉，一身夜行衣，斜插柳背著鋼刀，身形苗條，兩隻小腳。蹬在房脊上，「沙沙沙」，身輕似燕由東院過來。又一瞧北房，燈沒吹呢，主僕正坐在那說著話。不過這個女賊，那確實是目不轉睛，不往別處瞧，瞪著眼就隔著橫眉子往裡瞧。

和尚驚駭地站起來，把屋門開了，一轉身出來，他蹲在牆根房簷下觀看。這時候，女的一飄身下來，腳扎實地一點聲音沒有。上台階，她用左手一按，按刀把頂碰簧，把刀拉出來，用這刀尖撥這門插棍。轉眼之間，把這兩道門插棍全都撥開。蹲下來，一手拿刀一隻手托這門，輕輕地就把門托開了。

她一閃身，躍門坎就進了屋。碧霞僧一個箭步，飛身行過來，也到了北房外。

他也施展「珍珠倒捲簾」的功夫，隔著橫眉子往裡瞧。女賊「唰」地一挑簾子，「撲」地燈苗兒一晃，主僕二位可嚇壞了。僕人往主人那邊一靠，把主人抱住，心裡嘯嘯亂跳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夤夜之間，你敢到店房來攪鬧！」

主人在旁說道：「別跟她這位大姐發火。」主僕也認出來了，白天吃飯的時候，她是女扮男裝。「大姐你要沒錢花，我這包袱裡有的是錢，你可隨便享用！希望你給我們主僕留下一點！好在我們從這裡奔北京投親也沒有多遠，有個十天半月就到了，我們也用不了多少路費。大姐，你要用錢你就拿走吧！」

說著把包袱打開：「你趕緊拿錢快走！不然的話，人家店裡頭的先生、掌櫃的、伙計覺察出來，再攪動住店的。你一個女流之輩，深夜之間到男子的房中來，哎呀，名譽可不好聽！那時候與大姐你多有不便，臉上無光。你，你快走！快走！」這個女賊「嗤」一笑，臉都沒紅：「這位公子爺，我這一次到你的房中來，可不是為了你的金銀哪！如果要為你的金銀那我就不能來了。我就看著你公子爺年紀輕輕的二十多歲，長得很好。我是一個姑娘，今年二十一歲，又深通武技，你不管到什麼地方去，我都可以幫助你。你上北京投親我也能幫助你。可有一樣，我跟你女貌郎才，天生一對，地就一雙，我願意將我的終身大事許配與你。但不知公子你意下如何？」

這個女賊到這裡來是求人家男的收下她做個媳婦。這又怎麼可能呢？這個女賊呀，在江湖路上還很有名。她娘家姓王，名字叫王麗娥，有個外號叫送子郎。她們姐兒仨，父親叫王通，那可是個了不起的大賊，生下她們三個姑娘。大姑娘叫多媚娘王鸞姣，這個王鸞姣咱們到鳳翔府有交待，她身入下五門，是黑龍道長韓立教的女弟子，後來叫人給殺了。這王麗娥她嫁過人沒有，唉呀，這個女人可嫁過不少人。這些男人，大部分由於一言不和都叫她給殺了，據說她已經嫁了十一個。總而言之，她現在沒有嫁人，孤身一個人兒，就在眼前這個連漪鎮東村口路北，三間房，自己一個院。那麼說，她吃什麼？就指著偷。王通還有個三女兒，後文書也要出世。她叫多情女王貴娥，暫時先不表。這個淨街虎王通，可是個慣賊呀！後來，由於在林清地面把解任知州李文惠給劫了，結果叫官府把他拿住，就地正法，把王通就給殺了。

王通是把大傘，遮著這姐兒仨，雖然是親姐妹，誰也見不到誰了。咱們先說這王麗娥吧，她不做好事，胡作非為，瞧見美貌男子總是劫人家，如果你要不應允，就把你殺了。這一次，她在麵攤上吃飯，發現這主僕也住在這雙和店。晚上她來了，說出很多調情的話。但是這位公子敢比柳下惠坐懷不亂哪！

「我自幼讀書，粗知禮義，受父母之教，不敢越禮胡行。你是一個孤身的女子，來到我主僕的房中，說了這麼些個不好聽的話。如果我要是個壞人，姑娘你的名節何在呢？你身為女子，應防物議。我雖係男人，也畏人言。以我相勸你還是走吧！」這個女賊還是不依不饒，攔著刀過來：「你要依我，還則罷了。你要不依，我殺了你！」可把主僕嚇壞了。

碧霞僧見狀，忙打房上下來。「彌陀佛！女賊你出來，人家主僕不應你。來來來，老僧我娶你，做個女和尚！」「啣？！」這女賊提著刀往外走，轉眼之間來到院中。一出來拔腰上房，和尚也上房。一前一後來到曠野荒郊。

「你是幹什麼的？寧拆一座廟，不破一門婚！我一個獨身的姑娘，高門不成，低門不就，父母雙亡，我看這小孩好啊，我打算把我終身大事許配他，從一而終。你這和尚破壞你家奶奶的好事，我要你的命！」「哈哈，你非要嫁給人家不成！咱倆結親豈不是好？」「你胡說！」女賊往前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蹦起來，給碧霞僧一刀。「彌陀佛，還沒結婚呢，你就要謀害親夫！」

這可把女賊給氣死了，照和尚就是一刀。碧霞和尚左手一刁她的腕子，右手四個手指頭，就照著王麗娥的左胸前戳上了。「嘯」，一下子就把她戳出去一溜滾。「啣！這和尚手指頭比腳趾頭都硬。」女賊撒腿就跑。和尚見跑了，只好回店。他越牆面過，好在住店的都沒醒，只有主僕從屋裡出來。碧霞和尚過來道：「彌陀佛！你們睡覺吧，我把這女賊趕跑了。」主僕跪倒了磕頭：「我們給您道謝！您請進來。沒有大師父您，焉有我主僕的命在！」

碧霞和尚到了屋裡頭坐下：「你們主僕二人沒出過門吧！這是從那來呀？」

「我們是遠在四川，到北京城前去投親。」「噢，噢。千里迢迢就是你們兩個年輕人哪？」

其實碧霞和尚的眼力不成，這兩個男的是女的。這個伙計，就是丫鬟，名字叫春桃。那麼這位小姐主人呢，提起來可了不起呀！咱們提出四川劍山蓬萊島，劍山蓬萊島水陸全權大帥，厲膽俠譚天譚桂林有兩哥哥，大爺叫譚田，二爺叫譚璧，譚桂林行三。雖然是親弟兄，從武術來講，譚桂林的老師，那可高得不得了，譚田跟譚璧那可就不成了。他們的父親，姓譚名英字如升，坐過兩任成都府知府。譚知府這人還真是兩袖清風，愛民如子的好官，後來告老還鄉不做官了。老夫妻不僅仨兒子，跟前還有個姑娘，就是這個姑娘，名安叫譚靈仙。今年二十七歲，武學可不會，但是自幼兒家學淵源，她一肚子好學問，那真是中國的女英豪啊！但是有一樣，為姑娘婚事把二老夫妻跟三哥譚桂林急壞了。其實這件事情要是論罪過的話，那還是譚天的罪過。當年英王富保臣來到四川，三顧茅廬請出了譚桂林，當了劍山蓬萊島的水陸全權大帥，成了反叛頭子。他妹妹的婚事怎麼辦？人家衝著姑娘本人，或者衝著二老父母願意啊。要是一打聽，姑娘的哥哥是反叛頭，在那個時候，按大清律說話，像譚桂林這樣的造反頭，要滅九族啊！連姑娘婆婆家都得論罪，您琢磨琢磨誰敢要。姑娘這麼大了，每在花前月下，未免惆悵，這二老夫妻也瞧得出來。但是姑娘最尊敬三哥譚桂林，說什麼是什麼。譚家有一件家傳家寶，就是兩個半邊的赤玉蓮花，兩半對在一起是一個整的，拿開是一邊一半，價值連城。譚桂林手裡有半段，這半段就是為了給妹妹將來找個合適的，做訂親之物。

這一天，二老夫妻商量，就將半段蓮花交給了姑娘自己，讓她帶著一個丫鬟，女扮男裝到北京投親。您說那年頭，從四川到北京也確實不容易，一個二十七歲，丫鬟今年二十三歲，這麼年輕的姑娘，如果有一絲辦法的話，譚知府譚大人也不能這麼辦哪！讓姑娘帶著半段赤玉蓮花到北京，投奔白大將軍白國坦，白大將軍白國坦是姑娘姨夫。想在北京城給姑娘找個主。萬般無奈，姑娘為了自己的終身，也決定長途跋涉，遵從父母之命，帶著半段赤玉蓮花到北京來。主僕一路上總拿絹帕纏著頭，耳朵眼用白蠟捻填

上，小心翼翼，沒想到都快入直隸了，卻出了事！「唉，多虧碰上您，沒有您我主僕的命就沒了！」碧霞和尚聽完了，道：「兩位少爺都很年輕，鬼域的江湖，不能拿誰都當好人哪！你們當著這麼多的人，就在大道邊上把這金銀亮出來，這叫露白呀。這可不成呀！甯就壞人，有的那種人，他本是好人，就你這一亮金銀，他也敢圖財害命！你瞧趕走這個女賊，就是樣子啊。你們睡覺去吧！」

和尚出來，人家主僕關好了門，吹了燈休息。

和尚來到自己的房中，把門關好。不必睡覺，還在這窟窿往外瞧，我給你們打一夜更吧。為什麼？恐怕女賊會回來。和尚直到天閃亮合眼休息，就聽外頭喊送客人。主僕算還了店飯帳，離開雙和小店。碧霞和尚一想：乾脆我也走吧。挑起挑子，也離開了雙和小店。主僕二人出了東村口，往東北方向慢慢地走，想起昨天的事來，真是膽顫心驚啊！沒有這位皈依出家的師父，拔刀相救，焉有咱們的命在。丫鬟可說道：「還是我錯了！小姐我不應當露白，這一露白出了事了。」姑娘明白：「春梅啊，你真糊塗，是你露白的事情嗎？她不是為了錢哪！你瞧她昨天晚上的話，拿著刀逼著讓我答應親事，我怎麼能答應呢！」「可不是呢，就是那麼回事。快走吧！」離開這個小村，也不過二里之遙。出現一片樹林，大道兩旁都是沙土，這個地方叫黃土崗，前面有一個小山梁。猛然間，就由小山梁上竄下一個人來。來到近前，喊道：「此山是我開，此樹是我栽，要從此處過，留下買路財。牙繃半個說不字，一刀一個，管殺不管埋！綿羊、孤雁也要留下買路金銀！」主僕二人嚇得魂不附體。抬頭一看：哎呀，這個好兇惡！短髯，橫下裡頭寬，四方一張大麻子臉，怪目圓翻，塌山根翻鼻孔，大嘴叉，青胡茬，右手一口金背鬼頭刀。

這賊人是誰？

這個賊跟昨天的女賊有關係。他姓蔡，外號叫麻面分水鯊蔡虎。他的父親叫蔡方，有個外號叫勇金剛。蔡方有個拜弟名字叫韓成，外號叫青面瘟神韓成。他在這一直往東，順著瀟河走，不到四十里地，在河當中，四水團圍有個孤島叫盤石島。勇金剛蔡方、青面瘟神韓成就占踞盤石島，手下有二三百名嘍囉兵，專門使鏢打家劫舍，在船上攔劫過往船客，十分兇惡。麻面分水鯊蔡虎就是蔡方的兒子，依仗他父親、叔叔的力量，在外面胡作非為。送子郎王麗娥想在本地呆下去，就得有個靠山。她知道蔡方、韓成這兩個人是水賊，殺人不眨眼。就跟蔡虎妍靠在一起。兩人就是這麼一對二五眼的，不合法的非禮夫妻。蔡虎今天晚上就來到連漪鎮王麗娥的家。等進來以後一瞧：王麗娥對著燈哭呢，抽抽噎噎拱肩縮背，抖抖搜搜。哎呀！哭得那個可憐勁兒。蔡虎一瞧就愣了：

「我說麗娥呀，你這是怎麼啦！為什麼這麼哭呀！」
王麗娥能看得上他嗎？一臉大麻子，咧著大嘴叉，兩個獠牙支於唇外，一嘴七顛八倒的大板牙，要哪沒哪。一瞧蔡虎來了，更難過，抽抽噎噎才跟蔡虎說：「少寨主我真是苦命！一個女的走到哪裡都不方便。」「唉，你怎麼說這話，到底怎麼回事？你跟我說說。不要緊！誰要欺負你，你告訴我。」「是啊，誰又敢欺負我呢？可是我真的叫人給欺負了！少寨主你瞧瞧。」他把自己的前胸露出來，把衣服扒開了，就在奶頭的上邊有四個大黑肉包，每一個包都跟小雞蛋這麼大。差點兒沒把她給痛死呀！蔡虎心痛啊：「我說你這是怎麼回事？」「嗨！別提了！」就把這事由頭至尾給說了：「這兩個男的很趁錢，吃麵的時候他們把包袱打開了，裡面足有幾百兩黃金。我一想這可是肥豬拱門，一號好買賣，夜晚之間就住了雙和店了。我晚上要偷他的錢，也不知哪來個和尚，手指頭都跟胡蘿蔔似的，說話噲聲噲氣，挺大嗓門。他把我喊出來，我們一動手，他就杵了我一下，把我杵出去一溜滾兒。幸虧我跑得快呀，我要慢一點，命就沒了！」「噢，這兩個孤行客什麼樣？」「很年輕，都在二十多歲。」「那和尚哪裡去啦？」「我跑了哪知道啊！可聽那兩個說，他們要去北京投親。」「你甯管了，這事交給我啦！」

第二天起來，吃了點東西，蔡虎就出來直奔黃土崗而去。果然，沒有多大時間，譚靈仙主僕就到了。蔡虎一橫金背鬼頭刀道：「哼！你們走的了嗎？」

譚靈仙主僕「撲哧」就跪在那裡道：「大王爺！我二人奉父母之命北京投親。您要打算要錢，我們這裡有得是，您隨便拿！只求好漢爺爺貴手高抬，饒我主僕一命啊！」「嘿！不能饒！昨個晚上我的妻子要劫你們，被球和尚給攔開了！今天我要殺你們兩人，給我妻子報仇！」他說著話一舉刀，主僕嚇得「撲哧」坐在地上。樹林裡頭一溜煙地就出來個人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，麻小子，你真乃大膽！老僧在此！」水底金蟾碧霞僧挑著挑就趕到了，顧不得亮傢伙。「彌陀佛，好大膽麻小子！」「嘿！和尚，昨天晚上，你傷了我的妻子。今天你家少寨主在此，焉能給你留命？哪裡走！」往前一趕步，左手一晃面門，蹦起來就給和尚一刀。水底金蟾碧霞僧伸左手「嘍」地一下，把蔡虎的手腕抓住了，往回下一拉，這右手立起來，照著蔡虎麻臉蛋子的臉上，「撲哧」給插進去。蔡虎一聲慘叫，「撲通」撒手扔刀就躺下了，鮮血流了一地。把這主僕的臉都嚇白了。「哎呀！大師父，您又救了我們的命了。有生之日既是感戴之年，我主僕給您磕頭啊！」兩個人跪在那裡磕響頭。和尚一攔：「別磕了！老僧這手勁大，把這賊人給插死了。你們呢，也不要往心裡去，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。蛇蠍之鄉，不可久留，趕緊逃命去吧！」「大師父，我主僕應該怎樣謝您？」「不用！出家人方便為本，慈悲為懷，救你主僕是份所應當。豈能望報？你們趕緊地走！」主僕給和尚磕了個頭，腳步踉蹌地就走了。按理說，這已經就到了井陘大道，再往那邊就奔直隸啦。這主僕可到不了哇！怎麼啦？連驚帶嚇，到店房裡頭就病了。主人先病，很長時間好不容易好了。丫鬟又病了，姑娘反過來侍候丫鬟，這日子可就長了。

這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麻面分水鯊死了。碧霞和尚一瞧四下無人，得啦，他一看東面好像是個墳地，拿起刀來，拉著蔡虎的死屍可就奔了墳地。在祖墳的墳頭根底下，拿刀刨了個窟窿，就把死屍擡在祖墳的墳頭裡頭去了。一路上的血泥，他都給掩蓋起來，最後連刀也不要了。和尚剛要走，就聽樹林東邊有人喊：「和尚！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草菅人命，你還不打官司嗎！」嚇得水底金蟾碧霞僧撒腿就跑，到了道邊上，挑起挑來往南就下去了。誰的？暫且不提。

碧霞和尚一想：這可糟了！哎呀，我埋死屍叫人瞧見了。跑吧！一路狂奔，挑著挑跑出十幾里地去，可就到了瀟水河。瀟水河往東四十里地，就是盤石島。河北面一大片樹林，河面很寬，水流也很急。但是本地的小孩兒不在乎，人家就生長在河邊上。和尚把這兩個圓籠櫃子擡起來放在樹後頭，自己站在樹林邊上看河水。河邊水裡有大小十幾個小男孩，全脫光了，正摸魚呢，柳條穿了十來條。和尚看著高興，他可就坐在大樹旁邊啦，看著看著他睡了。

「嗤呼嗤呼」也不知過了多大工夫，孩子們一嚷一喊：「和尚，和尚你別睡啦！」水底金蟾碧霞僧可就醒過來，一瞧：怎麼這樣？一圈小孩，都光著屁股，把和尚圍在了當中。和尚問道：「哎呀，你們這是幹什麼呢？」「你偷我們魚！你偷我們魚幹什麼？你給我們，我們好容易撈的。你這和尚不是吃素嗎？當著人吃素，背著人吃魚呀！」和尚有點生氣：「這叫什麼話！我貧僧吃素，當著人吃素，不當著人也吃素。你們這些小孩，大熱的天把我圍上，這幹什麼？」「你偷我們魚，我們好心好意撈的魚，全沒啦！這地方沒人，不是你偷的是誰偷的？你給我們！」「嘿！這是哪的事，老僧看你們幾個小孩兒撈魚，還真有點意思。我看著看著就坐在這裡睡了，你們一吵，把我吵醒了。我偌大的年紀，還怎麼能偷你們的魚呢？再說，我真的吃素，我也不吃魚。」「我們不信，這裡沒別人！」和尚說沒偷，小孩們不乾，硬說偷了。

正在這時候，由樹後頭轉過一個人來：「和尚，你這麼大年紀，怎麼偷人家魚啊？」這些小孩一瞧，這位是向著他們的，就閃開了，把這位露出來。

水底金蟾碧霞僧一看：這是個大孩子，有二十歲掛零，中等身材，細腰窄背，中方一張臉，白潤白潤的，白中透紅，紅粉相間，真是蘋果臉，好看極了！

樂呵呵地問和尚道：「你這麼大和尚怎麼偷人小孩的魚？」碧霞和尚氣大了：「你先等等，你看見沒有！眼前這些光腚的小兄弟他們都小，我在這裡高興看著他們摸魚，我睡著了，我醒了他們說我偷他們的魚。他們說我什麼，我也不往心裡去，因為都是歲數小。你就不然了，人有二十歲了吧？」「哎，你猜對了！我二十歲。」「你怎麼也說我偷魚？你看見我偷幾條魚啊，我偷了放哪

啊？你怎麼看見的，你給我說出來？」這些孩子可說：「大哥！你要看見了，你給他打個執對，讓他可得賠我們魚。他那麼大歲數，小偷兒，三隻手真不像話！」和尚的腦筋都蹦起來：「你說吧，我跟他們不說。你看見沒有？」「你讓他們搜搜。」「搜搜！這怎能隨便搜人哪？」「隨便搜人倒是差點。可要是萬一搜出來呢！」「好吧！我願意跟你打個賭。」「怎麼打個賭？」「讓這幫孩子搜我，真搜出魚來，老僧拿出十兩銀子作為賠禮。可是要搜不出來呢？」「那你說怎麼辦？」「搜不出來，你拿出十兩銀子來給孩子們分分！你看可以不可以？」「好吧，搜不出來？我拿十兩銀子給這些小兄弟！」打開圓籠蓋，翻了個兒底，沒有。跟著把底下的圓籠蓋一打，剛一打，就支楞起一個柳樹葉來。和尚一哆嗦。喲！我那圓籠裡頭怎麼會有柳樹葉呢？把圓籠蓋打開一瞧：歡蹦蹦跳的十來條魚。孩子們「呼啦」一下就圍上了，「這你還有什麼說的？」這大個年輕人攔住道：「小兄弟們，有理講倒人！和尚，這圓籠是你的不是？」「是。」「圓籠裡的魚不能自己蹦進去吧？」「對！」「那麼就是你自己偷的。」「哎喲，我沒偷呀？嗨！好，我認輸！」就拿出十兩銀子來。和尚一害臊，挑起挑來撒腿順著河岸就跑。

和尚一邊走可就害怕呀！我碧霞的本領，在師兄弟當中比我高的有的是，可是在武林道里頭，我碧霞有本領就算很不錯。但是是什麼人把魚給我裝到圓籠內的呢？我旁邊有點響動，我堂堂的水底金蟾碧霞僧和尚就不知道，看來這個人能耐可不小。這個大一點孩子是誰呢？這小伙長得挺俊的，從他的眼神裡頭看，他武功很不錯。嘿！我這麼丟了十兩銀子，當然我不在乎。但是，我心裡有點窩囊。和尚越想越生氣，他可就順著瀟水岸就走下來。

眼前河邊上出現一個大村莊。一進西口，路南裡就有個大飯館，字號是「迎賓樓」。和尚正往前走，想奔飯館吃點飯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飯館旁邊有個人在這裡站著，穿著一身藍，係著圍裙，肩膀上搭著塊湯布手巾：「喲，大師父，我可等您一會了！琢磨著您快到了。大師父您有點餓了吧？」和尚一想：還真有這麼和氣的人。「朋友，你是誰？」「您瞧，我是迎賓樓的伙計。姓王，我字叫王二。」「噢！王二伙計。」「不敢當！大師父，您是核桃園關帝廟方丈爺，您叫水底金蟾碧霞僧。對不對？」「嗯！不錯，是啊！」

「您瞧，瞧您這短脖蛤蟆臉，您這外號真是名符其實。」碧霞和尚一想：你管的著嗎？我蛤蟆臉不蛤蟆臉礙著你什麼了？」王二，你這什麼意思？」「大師父我跟您說，飯在樓上都給您準備好了。您上去吧，您餓了。」「哎，我餓了，你怎麼知道？」「倒不是我說的，您師叔說的。」「師叔？」碧霞一想：我哪個師叔？我有不少呢，叔伯的師叔，可有一樣啊，我沒見到過。「噢，我師叔在上頭呀？」「他吃完已經走啦。他說您一會就來，讓我等著您，給我二兩銀子。我給您準備了一斤素湯面，這素湯面香極了。說您吃完了以後，願意上那就上那去，他就不管了。哈哈，要不我下這麼大精神等著您！」

「既然我師叔給錢，我就吃吧。」和尚挑著挑起來，把兩個籠放在下面，就上了樓。碧霞一笑：「噢，王二呀，你趕緊把素熱湯面端來！」一會，把素熱湯面端來，和尚吃的可挺來勁。吃完了，一抹嘴：「王二呀，你們這素湯面還真有點味道！」「大師父，您師叔來不來的，您再打這過，您只管進來，只要您找我王二，我一定伺候您這碗熱湯面。不過，不見得您准給我二兩銀子！」「錢多錢少我不在乎，只是吃著對味就成！王二，我師叔多大歲數？是和尚啊還是老道，是俗家呀？」「喲！大師父，怎麼說呢，您別怪罪我！您師叔是個小孩。」「啊！」碧霞的脾氣不好：「什麼小孩？」「大師父，您別著急啊！他也就二十歲左右，長得挺俊。一身藍，腳底下穿著薄底的福字履鞋，背著個長條包袱，一條大辮，長得好看。您要有這麼個小師叔？還真不錯！」「去！這師叔也能隨便認嗎？二十歲冒充我的師叔，他付我的飯錢也不成！」氣得和尚「噎噎」從樓上下來，挑起挑來出去，順河沿出村，可就往東去了。「嗯！這大孩子不是剛才樹林裡頭，吆喝那些小孩罰我十兩銀子那位？他也是一身藍，穿著薄底的福字履鞋，也是一條大辮，也是背著一個長條的包袱。嘿！小娃娃找我的便宜，我的師叔差不離都得八九十歲啦。我哪有這麼小的師叔？我師父多大歲數啦？怪呀！誰呢？」走著想著，眼前出現了擺渡口。

擺渡口岸上插著不少的樁樑，每一根樁樑都拴著纜繩，一隻小船一隻小船，起碼有六七十隻船。和尚一想我僱只船。只見從船上順著跳板上，蹦下一個人問道：「大師父啊！您老人家是井陘大道娘子關關帝廟的廟主，水底金蟾碧霞僧師父吧？」碧霞和尚一想：不錯啊，是我啊。「你怎麼認識我呀？」「唉！我跟您房不連簷地不連邊，怎麼能認識。說真的。咱們二位也沒在飯館一起吃過飯、茶館喝過茶。就再近乎點，我也沒有跟您茅房裡頭蹲過對坑。」「既然如此，你為什麼叫我的名字？」「我認識您。」「你怎麼認得老僧？」「這是您師叔說的。」「喲！怎麼著，我師叔又露了。」「你師叔說您累了，給了我們五兩銀子。您到這裡願意上船您就坐船，您不願意上船，船錢就賞給我們了。我姓李，行三，我叫李三。大師父您坐船走吧！您什麼時候不累了想下船，您就說話。」「嗯，李三，那我上你的船！」和尚一想這小子找我的便宜？我不坐船，錢都花了。我要坐，我就承認他是我師叔啦。小冤家又不跟我見個面，又不說明白。再說，我確實確實沒有這麼年輕的師叔呀，七十了，出來二十歲的師叔，這像話嗎？伙計挑著挑，水底金蟾碧霞僧一按戒刀的刀把，順著跳板上來。船頭上放個馬紮，瀏覽兩岸風光。這船走的可真叫快，順風順水。眼看著日薄西山，太陽西墜了。這水勢很大，往前一看，一眼望不到邊。雲霧迷漫，山峰隱隱。

李三的小船慢下來。和尚問：「李三，這船怎不走啦？」「大師父，我得問問您，你是抄近道，你是走遠道？」「近道、遠道什麼意思？」「近道您瞧見沒有，走這弓弦直接往東的水路，近著三十多里地，就繞過眼前這片山了。但是有危險！」「有什麼危險？」「這個地方叫盤石島。盤石島上有兩家寨主，大寨主叫勇金剛蔡方蔡老寨主，二寨主青面瘟神韓成。不瞞您說，就咱們這擺渡口一帶的船，跟他們山上有勾結的不是沒有。你要是攜帶金銀珍寶，就直接把您送到盤石島，人家劫您。不過最近這二年好多了。您要是怕有危險，就順盤石島南下走這弓背，擦著江堤走，但是得遠幾十里地。」

您看怎麼樣？」「我一個和尚怕什麼東西！再說人家劫道，人家劫有錢的，劫我一個窮和尚乾嗎？甯害怕！」「他們這個劫人可有點損。」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他們先把船底鑽了。我不知道大師父您會水不會水？真要把船底鑽漏了，您看，四面都是這麼大的水，水流又急，水勢又深。我不怕把我船毀了，我只能跳水逃生。大師父您怎麼辦？」碧霞心裡說：爺兒們，你別弄這事了！

還告訴你，我到水裡就到姥姥家了，我隨便呆。不過，不跟他說這個。「伙計你甯管，咱們就抄近道走！」和尚站起來，站在船頭看著前面，越走越近，山峰隱隱。這座盤石島的山勢聳處立在水中，四水團圍，十分險惡。這只船距離山口，從水路上說有半里之遙。

這個時候，水手李三一瞧：「喲！壞了，大師父，咱們這船漏了！」就覺得這船底下「嘭嘭嘭」有人鑿船底。「壞啦，有劫船的啦！」「嗯，彌陀佛！」水底金蟾碧霞僧還有一個挑，衣鉢、戒牒裝在裡頭，還有經卷呢，他不管了。碧霞就把自己的僧袍往起一撩，往絨繩上一掖，一伸手「噹啷」一聲響，把戒刀亮出來。一瞧伙計李三，「噲」地一下，就跳到水裡，奔岸上跑，跑到岸上去了。

